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七十五回 撩雲撥雨夜渡銀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計

且說張書玉對李子霄說道：「耐剛剛哈格吃仔兩杯酒，就醉醉哉。倪摸摸耐頭浪，像煞有點發熱，難下轉勿要去瞎吃瞎吃，倘忙吃出仔點毛病，總是耐自家格身體吃虧。耐故歇一干子來浪上海，夷無撥哈自家格親人，有仔毛病，阿有哈人好來替耐，倪是白白裡替耐發極，也無撥哈格用場。耐下轉阿好當心點，勿要拿仔自家格身體弄白相，耐想倪格閒話阿對？」李子霄聽了滿心快活，一時說不出來，暗想：「我做的信人也不知多少了，恰都是虛情假意的一些兒沒有真心，我卻也從來沒有上過他們的當。如今看這張書玉的樣兒，實是和我真心要好，不是那虛情假意的人，但是我幾次轉他的念頭，他總是糊裡糊塗的含糊答應，不肯爽爽快快的應承，不曉得他是什麼意見。今天且待我再結結實實的問他，看他怎生回來。若是他再有什麼推三阻四，我也不必再在這裡花這冤枉的銀錢，決計撇下了他再尋別個。」想罷，便低聲向張書玉道：「你的說話自然不差，但不瞞你說，我多吃幾杯酒兒倒還沒有什麼，實是吃了你的空心湯團，所以心上覺得有些不快。」書玉聽了「嗤」的一笑，道：「耐格人哈實梗呀，閒話勿說勿明，倪搭耐說明白仔，耐就曉得哉。倪人末做仔信人，本底子也是好人家格囚件。倪娘拿倪賣出來，吃仔格碗堂子飯，也叫無說法；再加仔倪格撫著娘格末叫利害，勿知吃盡仔幾化苦頭。」書玉說到此間，頓時眼圈兒一紅，聲音就低了好些，一對秋波含著一眶眼淚。李子霄見他說得好好的，忽然好像要哭出來，心上□分痛惜，連忙用手帕和他拭去淚痕，又款款輕輕的安慰一番。張書玉方才接下去說道：「故歇總算贖仔身體出來，自家做生意。耐想倪好好裡格人家人，吃到仔格碗斷命飯，阿要作孽？再有格排一廂情願格客人，總說倪擺哈格架子，勿肯巴結客人，俚篤說起來，倒說倪既然掛仔招牌，做格行生意，勿管俚是哈人，只要有仔銅錢，大家才好進來，擺哈格時髦信人格架子。軋實勿瞞耐說，倪□六歲出來做生意，故歇念三歲，做仔七八年格生意，有過歇相好格客人直頭勿多幾格。一節裡向，一塌刮仔留仔兩三格客人。」

老實說，格排客人勿勒倪心浪。客人見仔千千萬萬，總規無撥對勁格人。故歇碰著仔耐，勿知哈格道理，心心念念，放耐勿落，耐一日天勿來，像煞倪心浪掉脫仔哈格物事，橫來豎去總歸一格勿舒齊，倪格辰光見仔別格客人，一向勤有歇實梗樣式，格當中哈格道理，連倪自家也解說勿出。想起來，要末是倪兩家頭前世有點緣分。」說著，就看著李子霄低頭微笑，那眉梢眼角露出兩朵紅雲，升起□分春色，星眸曼視，粉頸低垂，說不盡那許多的情態。

張書玉做作了一會，又道：「故歇耐翻轉來倒說倪撥空心湯團耐吃。倪怕耐淘壞仔自家身體，所以勿肯……」張書玉說了半句，那半句卻咽住了，沒有說出來。

李子霄故意問道：「不肯什麼？為什麼說了半句就不說了。」書玉掩口一笑，把李子霄打了一下，卻口中低低的咕嚕道：「耐自家一聲勿響，倒說吃仔倪格空心湯團，叫倪那哼好……」書玉說了這半句，又不說了。李子霄明曉得張書玉的意思已經許了他的特別利權，心中大喜，便乘勢兩手合抱攏來，把書玉摟入懷內。書玉半推半就的聽他輕薄了一回，推開李子霄的手，坐起來向他說道：「耐剛剛吃醉仔酒，空心餓肚，身體陸裡吃得消？倪搭耐嫩好蓮心桂圓來浪，阿要吃仔點勒困。」李子霄此時，正覺得肚皮有些咕嚕嚕的作響，正用得著，便點一點頭。

書玉自己跨下牀來，取了一隻白磁蓋碗，親手把蓮子壺裡嫩好的蓮心盛了一碗，又取一個銀匙，送到李子霄口邊。不用李子霄動手，一匙一匙的和倪送進口中，李子霄覺得這一碗蓮子的滋味□分甜美，好像生平從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東西。李子霄直把這碗蓮子吃完，果然覺得精神抖擻。張書玉問他可還要吃些，李子霄搖一搖頭說：「不要了。」又勸書玉自己吃些。書玉也吃了幾匙，娘姨送上手巾，李子霄抹了一把，原來是預先留著的開水。當下張書玉含羞帶笑的，向李子霄說道：「難末勿要緊哉。」當夜張書玉就留李子霄住下。真是：

天上人間，花香月滿。洞口桃花之浪，潭水情深；高唐神女之雲，鴛鴦夢穩。

李子霄住了一夜，自然是恩情美滿，雲雨迷離，給了四□塊錢住夜下腳，這且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書玉自與李子霄落了相好，心上想要借著他恁一個浴，便向李子霄說生意做得怕了，想要嫁人，隱隱約約的露出些要嫁他的意思。怎奈李子霄雖然見色心迷，卻畢竟是個花叢老手，有些見識，曉得上海的時髦信人，不是可以娶得回去的人。拿定了主意，憑著張書玉怎生說法，他總不去兜攬。書玉竟弄得無可如何，暗想我這個金鐘罩，隨便什麼一等利害的客人也跳不出我的圈套，怎麼這姓李的竟是這般棘手？想了一會，被他想了一個極惡毒的主意出來，你道是什麼惡毒主意？下文再表，如今且不必說明。

只說李子霄在張書玉院中一連住了幾夜，忽然有一天早上起身，吃了一碗蓮子，覺得腹內大大的不受用，翻腸攪肚的響了一陣，竟是狠狠的泄瀉起來。一刻兒的工夫就瀉了有五六次，瀉得他頭暈眼花，四肢無力，倒在牀上只是喘氣。把一個張書玉嚇得手腳慌忙，淚流滿面，蛾眉鎖恨，杏臉凝愁的向李子霄說道：「倪實梗格耐，叫耐保重點自家格身體，耐總歸勿肯，故歇真格有仔毛病哉，叫倪那哼弄法！」

耐到底身浪向哈格勿舒齊，阿要請格郎中先生來看看？」李子霄見書玉兩眼紅紅的含著一包珠淚，心上暗暗的贊他，卻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今天早上起來好好的，不知什麼原故，一時間腹內絞痛起來，一連瀉了幾次，覺得頭痛耳鳴，心頭霍亂，睡了一會略略的好些，你且不要心慌，或者將息一天兩天好了也未可知，醫生且慢些去請。上海地方也找不出什麼名醫，藥不對症，反要被吃壞。」書玉聽了點頭稱是，卻只是愁眉不展，坐在牀沿目不轉睛的看著李子霄，好像真是□分關切，就是自家夫婦也沒有他這樣的留心。停了一會，李子霄腹中又痛起來，皺著眉頭連叫幾聲「阿呀」，想要掙起身來到牀後去用便桶，不想瀉了幾次，渾身無力，再也掙不起身。書玉連忙用手相扶，一步一步的挨到牀後，又是連瀉了四五遍。李子霄有些來不得了，只見他冷汗直流，面皮雪白，兩腳虛飄飄的好似在雲霧中一般，勉強扶著書玉的肩頭蹭到牀上一頭睡下。

李子霄睡了一回，定一定神，睜開雙眼，自覺著這個病兒有些不妥，便對張書玉道：「我這個病來勢不輕，恐怕一時不得就好，你還是叫相幫們打乘轎子把我送回寓處，好待我安心調理幾天。」書玉聽了那裡肯放，道：「耐故歇病得實梗樣式，阿好坐哈轎子，就是轉去仔，耐又無撥家眷來浪上海，一塌刮仔幾個當差，哈人肯搭耐當心，好好裡服侍耐？倪看起來，還是勿要轉去格好，來浪倪搭仔兩日，養好好病再說。老實說，倪搭人手多點，包耐服侍得勿差。」李子霄聽了，又想了一會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你們堂子裡頭比不得別處，我怎好占住了你們的房間？況且我是個病人，你又有別處的應酬，我住在這裡，那裡有回去的便當，再要累你這般服侍，我自家心上也覺得不安。」書玉見李子霄這樣說法，便緊緊攙著他的手道：「耐故歇有毛病，勿要再去轉哈格念頭，倪搭仔耐兩家頭勿比別人，再有哈格客氣？就是占仔倪一間房間，也勿算哈格事體。勿瞞耐說，倪看見仔耐生病，心浪幾乎急殺快，再有哈格心想做格個斷命生意！耐豪燥點自家養病，隨便哈格事體勿要放勒心浪。耐想倪一生一世，總算做著仔耐實梗一個中意客人，正來浪要好頭浪，夾忙頭裡耐嘔生起病來哉，叫倪阿要發極勿要發極？」說著就背過臉去，用手帕拭那淚痕，又道：「再加仔耐勿肯住來倪搭，定規要想轉去，叫倪陸裡放心得落？」

說罷又流下淚來。

李子霄見他這般關切，倒是□分感激著他。說話之間，李子霄又起來瀉了兩次，竟是支持不住起來，合著眼睛喘個不住。慢慢的定了一回，方才睜開兩眼。見張書玉半扒半坐的坐在牀上，正呆呆的看著他，眼中的珠淚一滴一滴的下來，直淌到李子霄面上。李子霄見了心中歡喜，就覺得精神好些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和書玉說道：「你不必這般著急，我這會兒覺得略略的好些。」書玉和他臉對臉的含淚說道：「倪明朝吃仔淨素，替耐到大馬路虹廟裡向去燒燒香，求服仙方轉來，等耐吃仔試試看，保佑耐毛病好仔，倪

再去替耐還願。」又叫娘姨下去招呼相幫們一聲，道：「耐下去關照俚篤一聲，有局票來叫局末，說倪到仔蘇州去哉，勿管啥格客人，勿要讓俚進來，等李大人毛病好仔再說。」娘姨答應自去。李子霄在牀上聽見，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便道：「你何苦為我一個客人，得罪他們這一班熟客？我看你還是出去應酬，留個娘姨在這裡招呼招呼就是了。」書玉皺眉道：「耐勿曉得倪格心浪賽過來浪打結，看仔耐生病，替耐勿落，咦無撥啥格法子好想，格個心浪，格末叫難過，陸裡再有實梗高興去做啥格生意。」李子霄聽了，格外的意服心輸，死心塌地。

張書玉果然這一天不做生意，把渾身的手段都使出來，用在李子霄一人身上。

一天到晚竟是坐在房中，動也不動，連飯也不肯吃，只隨意吃了些兒稀飯，只是愁眉淚眼的坐在牀上看著李子霄。到了晚間，更是衣不解帶的慇懃服侍。李子霄著實的過意不去，叫他略睡片時，他那裡肯睡？

一直坐到天明，便叫醒了娘姨，要早些梳洗到虹廟去燒香，當下梳好雲鬢，只帶一支押髮，別的插帶一些沒有，穿了一身素服，覺得有些縉袂臨風飄飄欲仙的豐態。此時李子霄睡了一夜，已經覺得好些，只腹中似乎還有些兒隱隱的絞痛，卻比昨天好得多了。張書玉打扮好了，回身走到牀前，攜著李子霄的手道：「倪搭耐去燒香，求仔仙方來，保佑耐吃仔就仔，耐定心仔靠一歇，倪去仔就來。」說罷便飄然去了。

李子霄躺在牀上，等人心焦，足足的等了兩點多鐘的時候，書玉方才回來，手內拿著一紙仙方給李子霄看。李子霄看了這個仙方，見是三錢薏米、三錢冰糖，開水煎送，明知是吃不好、吃不壞的藥品，見張書玉鄭重其事的設著香案，恭恭敬敬的煎起來，又指著自己的裙褲給李子霄看道：「耐看倪格衣裳浪，跪仔兩格影子，倪剛剛來浪廟裡向，足足裡替耐跪仔一點鐘辰光。」李子霄聽了，留心看他的膝蓋，只見兩邊中衣上，果然沾了兩個碗口大的灰塵影。此時的李子霄心上，已經二□四分服貼，沒有一些疑心，看著張書玉把藥煎好倒在碗內，涼了一涼，又親自試了一試，方才送到李子霄口邊。李子霄聞得一陣糯米香，覺得甚是開胃，便一口氣吃了下去，甜津津的也沒有什麼別的味兒。說也奇怪，這一碗仙方吃下肚去□分受用，登時的頭目清涼，連聲音都響亮了許多，竟慢慢的走下牀來，勉強扶著書玉走了幾步，仍復回身坐下，書玉又燉好了燕窩粥給李子霄吃了一碗，精神更覺好些。這一天，到晚竟沒有瀉。張書玉歡喜非常，合著兩手向空拜了幾拜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謝天謝地，總算好哉，幾乎拿倪急殺快。」

又一連過了幾天，李子霄已經好了，張書玉又到虹廟去了一趟，算是和他還願。

正是：

相如善病，驚回倩女之魂；小玉多情，療得檀奴之渴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